

新  
唐  
書

三  
十



馬燧列傳第八十

唐書二百五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太宰堂書吳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朱祁奉  
敕撰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爲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孫天侗儻  
善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  
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  
戰策沈勇多筭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  
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  
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會顏杲  
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燧走西山間道  
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雁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  
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  
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  
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

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因進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能勇不義將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懷恩與太原將謀舉其城辛雲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說嵩嵩告絕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東進至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蕪不及耕燧務勸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厚為禮瘞暴苛止煩苛是秋稻生于境人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為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帝務息人即授以汴宋節度留後靈耀不拜引魏博田承嗣為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幟以犯王師忠臣之兵潰而西燧軍頓

熒澤鄭人震駭忠臣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敗賊於西梁固靈耀以銳卒八千號餓狼軍燧獨戰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田悅帥衆二萬助靈耀破永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爲奇兵擊之悅單騎遁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兩河盜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旣而水不爲害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旣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内外援邢將李洪臨洛

將張仵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  
合軍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己大喜  
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  
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  
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徇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  
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  
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  
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  
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  
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  
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  
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  
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  
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

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芄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鑊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上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奏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千人尸相駘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

以破之皆曰善悅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洛州王光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璘李瑤衛還淄青殘兵璘等亦降魏導御溝貫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悅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滔武俊聯兵五萬傅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于鬪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亦屈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爲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洹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芄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遛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



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為  
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于燧  
以示協一然議者各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  
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子壁中渭橋帝已幸梁  
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  
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渚為東隍省守陴萬人又醜汾環城  
樹以固隄詔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河  
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  
廷珍守晉毛朝敷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譴諭皆以州降因拜  
燧晉絳慈隰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康曰知不支將棄趙燧請詔  
武俊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曰知為晉慈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  
讓曰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利帝嘉許籍府庫兵  
仗以授曰知日知大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  
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陞西千人

遣李自良定六縣降其將辛旒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遠令掠士女  
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于時  
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  
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  
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  
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  
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  
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  
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  
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  
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泣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  
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為不及也歎曰  
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五尺不逮遠矣進營  
篤籬堡望將降餘戎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

牛名俊斬懷光降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罔等  
它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  
官還太原帝賜宸辰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  
堂帝榜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  
屯鳴沙及春畜產死糧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  
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乞明帝不許乃遣將論頰熱  
甘辭請于燧且重幣申勤勤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頰熱俱朝盛言  
宜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  
劫城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  
公若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  
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象凌煙閣後病足  
不任謁九年十月自力朝廷英詔母拜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  
與太尉晟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什帝親掖之詔  
左右扶去送至陞燧頓首泣謝固乞骸讓侍中不許卒年七十贈

大傳謚曰莊武子彙暢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暢留京師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爲盜暢客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爲事且危暢是其言遣奴諫燧班師燧怒執奴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誅其客敕炫賜暢杖三十然亦罷括商人令燧沒後以貲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爲豪幸牟侵又彙妻訟析產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產至順宗時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爰以至困窮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故當世視暢以厚吝爲戒有司謚曰縱子繼祖生四歲以門功爲太子舍人五遷至殿中少監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焉遷刑部郎中田神功帥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以清白顯燧爲司徒授刑部侍郎辭疾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遷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會釋之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隸朔方軍瑊屯宜祿大曆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据

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賊顧左右去槍叱騎  
馳賊既還虜踊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  
天下今敗于虜柰何城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  
趨秦原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  
盛秋領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懷安城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  
寧慶兵馬後務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城都知兵馬使自石嶺  
關而南督諸軍犄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為  
太尉德宗析所部為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  
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崔寧領朔方故召  
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為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  
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普王為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城為中  
軍都虞候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  
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  
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

日鑿斬園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投蔬奉供御帝  
與城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翬翟紅袍左右官人趨走宴賜拜  
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駙環馳責大臣不識天  
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指城  
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墜帝召城授以詔書  
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城筆使  
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設矣令馬承倩往有急  
可奏城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城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  
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  
城者皆凍餒甲弊兵賸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  
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擐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恣  
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城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  
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戶五百乘輿  
進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城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城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城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吐平論功以城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闕京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城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城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奉天虜罷還河中



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羣臣奉慰延英贈太師諡曰忠武喪車至自鎮帝復廢朝珷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跽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珷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本名日進稍顯改焉五子鎬鑑爲達官

鎬謙謹喜交士大夫歷鄧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震擾不安李絳建言宜選才職稱者爲刺史乃任鎬延州會討王承宗而義武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將家可用乃遷檢校右散騎常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俄代迪簡爲使治兵頗有法然短於計略不持重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馱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

入定境林煇苦苗屠鄉聚鎬軍遂搖亦會中人督戰乃出薄賊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之時師飢凍聞鎬方罷遂亂劫鎬之家至裸辱楚聞馳入城乃定令軍中斂所剽歸鎬以兵衛出之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鎬供軍金幣十餘萬乃復貶循州卒贈工部尚書

鐵以蔭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贓七百萬文宗以勲臣子貶袁州司馬還爲表王傅至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鐵匿賈餗爲百騎所捕苦辨乃免然家爲兵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遷殿中宰相以瑊之裔擬刺史帝曰是豈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鐵嘗治郡有績從之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不感旣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

廢功城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殆有猛志而無  
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城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  
其然乎

馬渾列傳第八十

皇朝通志卷八十一

具列

其在中字氣而謂觀其有故聖德雖高而法不立其功亦大不立  
其功亦大不立其功亦大不立其功亦大不立其功亦大不立其功亦大不立

楊戴陽二李韓杜邢列傳第八十一

唐書一百五十六

端拱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壽寧堂夏竦等充集賢館撰錄邢奉  
敷撰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興行間以先鋒功授甘泉府果毅建  
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多加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  
州從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難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咸陽  
賜實封百五十戶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  
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實為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  
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實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朝晟  
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執之及諸軍  
圍河中游瓌營長春宮而懷實戰其方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為游  
瓌都虞候父子皆開府實客御史中丞軍中以為榮吐蕃犯邊游  
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寬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  
郊眾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

出給衆曰子來賀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始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第取首惡者衆所讎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以希朝爲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鹽州發卒護培朝晟屯木波堡會獻甫卒有詔代爲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萊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涑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爲淳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十七年卒于屯

戴休顏字休顏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膽不常鄭子儀引爲大將諭平党項羌以安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進封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刺史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德宗嘉之賜實戶二百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帝進狩梁洋留守奉天李懷光屯咸陽使人誘之休顏斬其使勒兵自守懷光貽駭自涇陽夜走遷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合渾瑊兵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追至中渭橋京師平又與瑊率兵趨岐陽邀泚殘黨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戶四百從乘輿至京師賜女樂甲第拜左龍武軍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弟休璿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晏歷輔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略稱

陽惠元平州人以趨勇奮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浮海入青州詔以兵隸神策爲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立稍繩諸節度跋扈者於是李正己屯曹州田悅增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

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  
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  
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旣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壘不發帝  
咨歎不已爾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悅戰御河奪三橋  
惠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自河朔赴難解奉天圍加檢  
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詔惠元與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鄜坊  
節度使李建徽及懷光聯營便橋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翰  
林學士陸贄諫帝曰四將接壘晟等兵寡位下爲懷光所易勢不  
兩完晟旣慮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徽孤立且因晟行合兩軍皆  
往以備賊爲解趣裝進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從使神策將李  
昇往伺還奏懷光反明甚是夕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懷光遣  
將舟宗馳騎追及於好時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皆袒裼戰而死  
二子晟曷匿井中皆及害建徽獨免詔贈惠元尚書左僕射晟殿  
中監曷邠州刺史少子旻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八創墮別井或救



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既縛潞軍潰有驍卒五千從史嘗以子視者奔于旻旻閉城不內衆皆哭曰奴失帥今公有完城又度支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爲表天子求旌節旻開諭禍福遣之衆感悟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王師討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薄申州拔外郭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反授本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爲一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名元光美須髯鵠鼻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懾服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襲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卒裹屬爲鎧剡蒿爲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攻輒卻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賊兵不能踰渭南未幾遷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先

是詔發鹵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澶西元諒先奮鏖賊敗之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爲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旣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詎燧謝燧大怒將殺元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瑊亦爲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瑊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爲援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屯瑊以違詔不聽瑊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

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城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城振旅徐還時以爲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微元諒觀二人城且不免帝嘉歎賜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及名更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圯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培高浚淵身執苦與士卒均糗餼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偵爲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贈司空謚曰莊威

李觀其先自趙郡徙洛陽故爲洛陽人少沈厚寡言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遣佐坊州刺史吳佃爲防遏使以親喪解吐蕃內寇代宗幸陝觀隱蓋屋率鄉里子姓千人守黑水虜不敢侵嶺南節度使楊慎微奏爲偏將徐浩李勉代節度常倚以軍政

數捕平劇賊遷大將試殿中監召為右龍武將軍涇師叛觀適番  
上即領兵千餘扈德宗奉天詔盡察諸軍勅正飭誰選增募五千人  
輦殮謹暨士氣益振賜封戶二百授二子八品官從至梁州帝還  
詔愬後軍擢四鎮北廷行軍涇原節度使在屯四年訓部伍儲藏  
饒行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是年觀入朝前一日就道虜至期出  
精騎狙擊不及去以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為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那從禮  
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僞降於朔方出塞門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  
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辛京杲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  
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  
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  
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踰我而西可  
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  
寡賊衆彼能分以元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

奉天無疆卒安得夾攻吾士之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旣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瓌惟明賈隱林處之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摠諸府兵怙以爲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竇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起賊不足慮

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  
嫚罵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懷光檄假游瓌邠  
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  
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  
昕曰懷光自蹈禍機公今可取富貴無共汚不義也我願以麾下  
爲公先驅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瓌  
戒左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  
昕首以聞時懷光子玫在邠游瓌衛出之曰殺之祇以怒敵至必  
遽不如捨之玫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  
詔拜邠寧節度使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休顏分扼京西要險  
李晟入長安游瓌破此兵咸陽此走涇州游瓌使諭涇將楊澄澄  
拒不納此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四百帝至自  
興元游瓌及瑊休顏從而李晟尚可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瑊等  
皆第一游瓌還屯邠寧懷光寇同州瑊元諒敗於乾坑詔游瓌率

兵并力敗賊衆五千于屯遂會城馬燧圍蒲城師次焦籬保壽將尉珪降懷光見勢單蹙乃縊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游瓌策曰賊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虜以兵尾擊游瓌羅幟自衛鞞鼓四發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彥光約與之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瓌請收鹽州以斷戎人走集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元諒韓全義率師一萬會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爲之請詔問游瓌荅曰西戎弱則請盟彊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瓌以軍屯洛口盟之日游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即有變急趨柏泉以分虜勢城被劫馳以免虜見兵出即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瓌方躡長武即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戎不可易荅曰賊攻豐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會

子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息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瓌盛言城豐義以遏虜侵帝悅趣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故贖送殊薄既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瓌畏其偏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間召入宿衛游瓌遣兵築木豐義纜二板而潰寧卒數百大掠游瓌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亂委軍輕出還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謚曰襄廣弘者自言宗室子始爲浮屠妄曰我嘗見岳瀆神當作天子可復冠男子董昌舍廣弘於資政寺召相工唐鄂視之教鄂告人曰廣弘且大貴乃誘欽緒神策將魏循李倓越州參軍事劉昉等作亂昉家數具酒大會廣弘所陰相署置又妄曰神戒我十月十日趣舉約欽緒夜擊鼓譟交霄門焚飛龍殿循等以神策兵迎廣弘事捷大剽三日循倓上變乃禽廣弘及支黨鞫仗內付三司訊實皆殊死廣弘臨刑色自如由是



禁人不得入觀祠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方節度使軍令整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希全與鄜坊節度使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引兵赴難次漠谷爲賊邀擊乘高縱石下之疆弩雜發德宗使援之不克還保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夏節度使封餘姚郡王將即屯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尋兼夏綏銀節度都統建言鹽州據要會爲塞保鄣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於是靈武勢縣鄜坊單逼爲邊深患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及朔方邠寧銀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營諸節度合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又敕涇原劔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撓其力使不得犯塞執築凡六千人閱二旬畢由是虜憚不輕入希全居河西久頗越法橫肆帝數密掩其短豐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上疑逼已遂排劾之帝爲斥以荅其意素苦風眩稍劇益忌忍遂誣殺判官李起吏下累息卒贈司空

刑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薊平盧軍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安祿山反從侯希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爲充鄆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時防盛秋吐蕃犯京師代宗出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李晟從馬燧討田悅以君牙爲都將在武安襄國間凡五戰斬馘功最德宗出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赴難徙屯渭橋軍中便宜唯君牙得豫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朝代爲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歲犯邊君牙劬耕講戰以爲備戎不能侵又城隴州平戎川號永信城卒官贈司空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于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摛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縑爲謝其屈己好士類此

陸贄列傳第八十二

唐書一百五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請太宰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  
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志年交旣行餉  
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  
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  
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四賦  
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  
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  
舍八計曰視戶口豔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  
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史滯視  
茲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  
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

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  
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  
罷事之非要時皆躓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  
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  
問策安出執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  
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  
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使互相制劫急則合力  
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  
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  
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朝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  
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  
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  
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其河陽以援東  
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

立國之權在審輕重大而未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桀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以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屯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筭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桀之在關中者與籍於

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殿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芄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軍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閒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焚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填惣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帝蒼卒變故每自尅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函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處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筭

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戎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巧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筭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蹶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讟立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則

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脩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孰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愼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



不効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曰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  
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  
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  
疑至憚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  
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如質則窮  
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  
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  
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  
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  
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  
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  
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

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崑崙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景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

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茲由此滋善由此  
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  
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  
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  
論事引善自子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  
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  
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多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  
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  
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  
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  
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  
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  
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  
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

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  
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  
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已直言則諂諛者  
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虐人以詐則顧  
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  
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  
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  
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  
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  
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  
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跡隔而猜忌  
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

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誓曰今乘輿播越大愆未去  
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  
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執奏言古之人  
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  
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  
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  
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  
降名以祗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  
受實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臺付執使商討其詳誓  
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即建言履  
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  
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  
二豎其它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  
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

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  
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  
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  
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  
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  
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  
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  
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  
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  
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  
欲亦終以餽寇今師旆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  
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  
給軍賞環怪織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  
也帝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稟薄

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也帝遣贄見懷光議  
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  
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訛  
曰吾無所藉晟贄即美其彊雄使不得讎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  
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  
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  
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  
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  
死之行在震懼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  
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  
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  
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  
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  
官之賞興焉職官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

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鉅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益得位雖數貢奉議



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倡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蓋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勲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

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至定反側寬脅從官  
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昔官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  
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  
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賢人  
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城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  
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  
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  
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  
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  
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  
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  
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已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  
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

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執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自異爲不羣趣小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

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雍則案牒叢淆僞冒蒙具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贖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梃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贖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搆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可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

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  
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  
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  
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  
者疆且以水草爲居計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  
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  
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較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  
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  
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  
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  
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  
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  
後行脩封疆守要害蹊澗隊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  
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過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

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

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死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那士怵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寒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奚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穴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旣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

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輒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効節者，抵諫於衆，償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



少不敵朝廷莫不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  
間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  
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  
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  
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愁其衆不  
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  
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  
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  
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  
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  
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  
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  
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汧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  
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

下莫能直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  
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  
今之邊戎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  
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  
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  
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  
餒而關東戎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粟優厚繼以  
茶藥資以蔬醬豐且寡相縣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造  
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  
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况  
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  
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  
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  
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

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  
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  
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  
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  
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  
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  
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請難則  
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  
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  
守戎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  
馬屯牛鞠推剽矣嗇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  
莫敢遮礙敗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摠制在朝不卹  
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遥制矣六  
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

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弟以本道衣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遼東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贖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贖言延齡懈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贖上書苦諫帝不懌晉以太子賓

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文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韋臯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止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瓜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

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  
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宅  
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  
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替白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  
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輟桓不移如山昏佞之  
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立兄弟爭寵雷買參之死贄  
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  
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  
所用纔十一唐胙不競惜哉

陸贄列傳第八十二

韋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三

唐書一百五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開臯始仕爲建  
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署營田判官以  
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  
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旣歸節  
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爲帥  
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曄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  
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  
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  
僞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旣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  
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衆而  
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

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兄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爲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于殊俗則怫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六酋乞臧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隊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



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  
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  
西結吐蕃狙勢彊弱爲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爲順  
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  
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危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次鬼主  
據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  
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  
命大將董勛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  
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劔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  
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檢  
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  
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  
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  
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州

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  
入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復嵩州吐蕃  
怨完豐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  
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替普奴遂  
北掠靈胡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泊  
等出三竒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  
略棲雞老公城高侗王英俊繇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  
山成溪臧守至道黎嵩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通  
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瀘攻昆  
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  
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  
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  
師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  
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等

干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臯知叔文多驍勇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任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殞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拊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蓄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縣是議息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斤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臯焉始臯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臯設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鑿其文尊諱之

兄聿弟平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  
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臯子行式  
娶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沒掖庭有司并按聿或以  
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平與臯斬朱泚使者閒走  
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臯謂能大其門名曰  
臧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  
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  
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  
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  
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  
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  
以爲神不馱正貫登城沃酒以誓言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各無逮  
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既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  
無請諡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遷累御史中丞度支副使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徼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驚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帝始重征討而宰相杜黃裳勸帝且言闢安書生耳可鼓而俘也薦高崇文李元弁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康掎角之詔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酈定進禽之文若先殺其族縋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闢京師尚冀不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迎之係其首曳而入鷲曰何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詔詰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不能制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伏罪獻廟社徇于市斬于城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始闢嘗病見問

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即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而皆夷族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少任俠安祿山反使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桀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皆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令狐彰節度滑亳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往見轉運使劉晏晏奏試大理評事使筦漕務歲餘罷時馬燧為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

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它吏即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即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僞赦二畀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圍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裨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衄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負官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縻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埭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州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

勁若帥又賢即潘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官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屢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閭闔所奉及腳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驢新官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官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官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荅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爲姦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已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



李抱眞等勲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子愔始以蔭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舉軍怒斧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埭橋與徐軍確任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伾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埭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  
數出貲助邊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  
王府司馬委以軍府衆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爲  
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節度府又表爲鳳州  
刺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中劔南黜  
陟使韋楨狀震治行爲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郾國公治鳳十  
四年號稱清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腹心穆  
廷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即斬以聞是時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  
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  
用誠至葭屋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  
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曰往勛  
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  
逐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寒爭附火勛從容引  
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斫勛傷

首左右扞刀得免遂什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即軍中士皆環甲矣  
勛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用  
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於震杖殺之而拔其  
副以統師始勛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  
既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免尋加檢校戶部尚書馮  
翊郡王實封二百戶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爲地貧無所仰給請進  
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爲聲援今  
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  
議遂定然梁漢閒刀耕火耨民采稻爲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  
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  
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即用震爲尹加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謚曰忠穆從孫撰  
與宰相楊收善咸通中絲桂管觀察使擢爲江西節度使改號鎮

南軍時南蠻內寇詔募士三萬備之或言譟廣補卒擅納縑廩  
及收得罪韋保衡以譟素善收賕賂狼藉遣使按覆詔賜死

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  
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爲宋州南城將事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  
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以弘才武共立爲留後請監軍  
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  
環死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  
自表於衆即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敗之汴  
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軍中  
素恣橫者劉鏐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  
咲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  
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  
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鏐等詔  
書宰相恥爲鏐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鏐

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准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  
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陰爲  
逗撓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索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  
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冊拜司徒中書令  
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出勅攝冢宰俄出爲河中節度  
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諡曰隱始弘  
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緡五十萬它錦絳三萬而汴之庫廩錢尚百  
萬緡絹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弘爲人莊  
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沈謀勇斷故少誠師道  
等皆憚之詔使至或驚侮不爲禮齊蔡平致屈而後請覲然天子  
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  
簿爲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  
度使弘入朝爲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父居  
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

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恭

元本名璿少亦依舅家李元爲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賓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爲託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弘峻法人不自保充謙慎無少懈念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即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鄜坊等州節度使穆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募兵二千屯滑州朝廷恐冀兵相誅爲叛徙承元鄜坊而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爲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宥王留事帝謂充素爲汴士悅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宥戰郭橋破之會李質斬宥遂入汴初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宥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俘掠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內光顏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貳者始

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休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二月  
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宥所脅爲  
兵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斤出境今曰敢後者斬由是  
內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諡曰肅充雖將家性  
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  
元沒充爲嫁二女周其家自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閤  
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李質摠軍事乃曰韓  
公至而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事  
遺吾帥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李質者節士也始爲牙將及宥爲  
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宥疽發于首委質以兵遂禽宥終金吾將軍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閒未有以異人及投隙龍驤皆  
爲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並背而腐可也臯弘  
雖陰慝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鮑李蕭薛樊王吳鄭陸盧柳崔列傳第八十四 唐書一百五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吳祐奉

救撰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窶彊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署節度府僚屬入爲職方員外郎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召見慰遣之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入爲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侵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愾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揖初防與知雜御史竇參遇導騎不引避參適其僕及爲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部尚書防吒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忽邪不得志

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

李自良充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多累授右衛率從表修討賊袁晁積闕至試殿中監事浙東薛兼訓節度府兼訓徙太原又爲牙將鮑防代摠節度事會回紇入寇防遣大將焦伯瑜等擊之自良曰寇遠來難與爭鋒請築二壘搃歸路堅壁勿出求戰不許師老而墮其勢易乘防不聽伯瑜戰百井大敗由是知名馬燧代防表爲軍候自良爲人勤且有謀燧倚信之從討田悅還攻李懷光河中數履鋒陷陣功在諸將右貞元三年燧來朝德宗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久不敢當議者多其讓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入謝帝終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北門無易卿者勉爲朕行乃以檢校工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居治九年舉不愆法簡儉易循民不知有軍上下諧附卒于官贈尚書左僕射

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再中博學宏辭科調  
壽安尉累遷左補闕哥舒翰爲副元帥拒安祿山辟掌書記翰敗  
僂道走蜀肅宗立奉詔冊見行在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狩  
陝昕由武關從帝擢國子祭酒建崇請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  
詔羣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負大曆中持  
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讓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柰何市馬  
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龕定寇難功雖絲毫不遺賞況  
隣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  
其衷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額乞和非天子卹舊功則隻馬不得  
出塞下孰爲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轉工部尚  
書封晉陵侯德宗出奉天昕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之急獨竄  
山谷間僅至奉天遷太子少傅爵郡公兼禮部尚書知貢舉久之  
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懿昕始薦張  
鎬來瑱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裴均其後鎬興布衣不數年位將

相瑱為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並為名宰云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文思官中書舍人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衣冠光躋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今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李栖筠常袞祐甫並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出為汝州刺史坐小累貶泉州再遷至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本曹尚書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為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為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炎善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

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  
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确禽票將張嘉瑜杜文朝梁悅之等賊氣  
沮縮遂取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為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  
王臯卒軍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間復徙山南東道加檢校  
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謚曰成訃至帝為撤宴  
廢朝子宗師字紹述始為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  
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迹進諫議大夫未  
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  
荅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  
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為長安尉與弟之貴之與皆有  
文緯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為路嗣恭  
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僅免泌  
執政奏於己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浙西觀察使

缺必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韓滉時罷錢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哀爲進奉緯上疏願蠲以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刻深吏督察其下條約苛碎人不聊云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繇布衣與兄淑一日賜官封皆等而湊畏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換檢校賓客兼家令進累左金吾衛大將軍湊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帝數顧訪尤見委信是時令狐彰田神功等繼沒其下乘喪挾兵輒偃蹇搆亂湊持節至汴滑委悉慰說裁所欲爲奏各盡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軍中驩附帝才其爲重之元載當國久復狀曰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即召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

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繇是得減死丁後母喪解職既除拜右衛將軍德宗初出爲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繇是不直參擢湊陝虢觀察使代李翼翼參黨也宣武劉玄佐死以湊檢校兵部尚書領節度使馳代未至汴軍亂立玄佐子士寧帝欲遣兵內湊而參請授士寧以沮湊還爲右金吾衛大將軍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皋罷之即召湊代皋已謝督視事明日詔乃下湊爲人彊力劬儉瞿瞿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彊估取物而有司附媚中官率阿從無敢爭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宵民徒紛紛詭議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爲宮市令平賈和售以息衆謹又言掌閑曠騎飛龍內園芙蓉園禁兵諸司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宜有蠲省帝輒順可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更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遮

湊取決幸蒼卒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摘盡中其弊初無留思  
衆畏服不意湊精裁遣如此僚史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服原  
去其下傳相訓勗舉無稽事文劾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  
葬之車土治墳農事廢湊俟帝閒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  
約不爾爲上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  
逞也顧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反復啓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爲不  
少橋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叵云罪何以能進兼兵部尚書  
及屬病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位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  
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  
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敷進湯劑不獲已一飲  
之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先是街樾稀殘有司蔣榆  
其空湊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  
懷之唐興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  
以罪過罷爲世外戚表云徽子士矩文學蚤就喜與豪英游故人



人助爲談說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  
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  
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  
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善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  
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  
意帝聽乃沫端州

鄭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佐涇原節度劉昌府昌被病入朝度  
其軍必亂以權寬厚容衆檄主後務昌去軍果亂權挺身冒白刃  
明諭逆順殺首亂者一軍畏伏德宗方馱兵藩屯校佐得士心者  
皆就命之權自試參軍拜行軍司馬擢累河南尹進拜山南東道  
節度使徙領德棣滄景京軍時討李師道權身將兵出屯奏置歸  
化縣綏納降附滄州刺史李宗奭數違命權劾奏詔追之宗奭以  
州兵留己自解憲宗更以烏重胤代權滄人懼共逐宗奭還京師  
有詔斬以徇徙權節度邠寧或訟宗奭爲權所誣左遷原王傳改

右金吾衛大將軍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持節爲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許肩昇就道權識詣魁然有闕辯與可汗爭曲直持議明壯虜禮異之使還三遷工部尚書用度豪侈乃結權幸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多裒貲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人笑之卒于官

陸亘字景山蘇州吳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補萬年丞再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眞練容典博士降色訪逮史倚以倨橫會將冊皇太子草儀眞參議偃蹇亘榜逐之胥曹失色遷累戶部郎中太常少卿歷充蔡號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徙宣歙大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亘文明嚴重所到以善政稱初爲兗州對延英具陳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温州瀕海經賊亂奪官吏半祿代民租後相公更以爲姦亘還官全京繩賊罪吏畏而賴之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

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詣復請爲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慙遽出就坦謝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內牙中封府庫舉軍大恐坦勸止之軍乃安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曰是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留恐及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府多黜死者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累爲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白中丞請中覆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

釋數月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旣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李錡誅有司將毀其祖墓坦上疏諫止裴均爲僕射將居諫議常侍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舊比均曰南仲何人曰守正而不交權幸者均怒遂罷爲左庶子數月拜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壻蘇彊坐誅彊兄弘宦晉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弘有才行其弟從闕時距三千里宜不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彊不誅尚錄其材況彼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旣而商以米至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

吏驗未反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所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  
官豈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表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  
田列辟土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河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  
甫議徙天德坦以為城當磧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郭  
所利若避河流不過退徙數里柰何徇一時省費墮萬世策邪天  
德故城地壤境瘠北倚山去河遠烽候無所統接虜騎唐突執不  
容知是無故而蹙地二百里故曰非便城使周懷義亦以為言吉甫  
不悅出坦為東川節度後數月懷義憂死燕重旻代之遂徙天  
德師人怨殺重旻覆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絳藉為已助  
及坦出半歲而絳罷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吳少誠之  
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  
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惟請收軍吏閏月糧助行營為人所非  
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  
立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為戶部侍郎時階朝議

大夫勲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爲非是爲憲司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自貞元以來立戟十八家不應令並追正之

閻濟美者第進士有長者名貞元末繇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爲治簡易居鎮未嘗增常賦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爲言之尋出華州刺史入爲祕書監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謚曰溫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仕後周爲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公主官太僕卿晟年十二居父喪爲聞孝代宗養宮中使與太子諸王授學於吳大瓘并子通玄率十日輒上所學旣長詔大瓘等即家教授拜檢校太常卿德宗立晟親信用事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要籍朱旣昌告其謀泚捕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毀械而亡斷

髮爲浮屠間歸奉天帝見爲流涕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長史吳  
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詒悔不聽凡三書  
帝意解通玄得減死晟累遷將作少監以護作崇陵封河東縣子  
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未叩城復詔戍梓州軍曹怒  
脅監軍謀變晟聞疾驅入勞士卒旣而問曰若等何爲成功曰誅驕  
不受命者晟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柰何復欲使後人誅若  
等耶士皆免胄拜從所徙入爲將作監使回鶻奉冊立可汗逆謂曰  
屬聞可汗無禮自太去信自彊夫禮信不能爲何足奉中國乎可汗  
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畱尉爲公卒年六  
十九詔從官臨弔贈太子少保晟敏于辯下士樂施唯自興元入  
朝貢獻不如詔爲御史中丞盧坦所劾憲宗以其賢置弗暴云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補太子校書郎判入等調藍田  
主簿辟淮南李鄴府衛次公代鄴憲宗稱戎才故次公簡戎于職  
裴度節度太原署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叛度請戎往諭承宗至泣

下乃聽命入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  
持節劍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  
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緩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  
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更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  
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充海沂密  
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  
尚在民泣詣使請曰天子丐戎還使許諾戎恚■其下衆曰留公  
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  
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  
禮部尚書子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爲和州刺史龐勛以兵劫烏  
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  
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

鮑李蕭薛樊王吳鄭陸盧柳崔列傳第八十四



徐呂孟劉楊潘崔韋列傳第八十五 唐書一百六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矣守尚書吏部侍郎在舊賢錄撰臣宋祁奉  
敕撰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說稱其才繇魯山主簿薦  
爲集賢校理見喜雨五色鴿賦咨嗟曰後來之英也進監察御史裏  
行辟幽州張守珪幕府歷河陽令治有績東都留守王倓表署其  
府民有妄作符命者衆不爲疑浩獨按篆詰狀果詐爲之遷累都  
官郎中爲嶺南選補使又領東都選肅宗立繇襄州刺史召授中  
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  
太上皇誥冊寵絕一時授兼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  
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  
事尚書以下未省即署乖愼卹意請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  
始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譖貶廬州長史代宗復以中書舍人召  
遷工部侍郎會稽縣公出爲嶺南節度使召拜吏部侍郎與薛邕

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託之邕擬長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  
帝怒黜邕歙州刺史浩明州別駕德宗初召授彭王傳進郡公卒  
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諡曰定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  
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州隸九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  
奔泉云晚節治廣及領選頗嗜財惑於所嬖卒以敗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終浙東節度使渭第進士從浙西觀  
察使李涵爲支使進殿中侍御史大曆末涵爲元陵副使渭又爲  
判官涵繇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  
崔祐甫善其言擢司門員外郎御史共劾渭昔涵再任少卿不  
以嫌今謂少傅爲慢官疑渭爲涵游說乃貶渭歙州司馬貞元中  
累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  
榮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爲善又與裴延齡爲  
姻家擢其子操上第會入閣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爲潭州刺史卒  
贈陝州大都督四子温恭儉讓

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末擢進士第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再遷爲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溫不遣時叔文秉權與游者皆貴顯溫在絕域不得遷常自悲元和元年乃還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進戶部員外郎溫操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性險躁譎詭而好利與竇羣羊士諤相昵羣爲御史中丞薦溫知雜事士諤爲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報溫等怨時吉甫爲官侍所抑溫乘其間謀逐之會吉甫病夜召術士宿于第即捕士掠訊且奏吉甫陰事憲宗駭異旣詰辨皆妄言將悉誅羣等吉甫苦救乃免於是貶溫均州刺史士諤資州議者不厭再貶爲道州久之徙衡州治有善狀卒年四十恭字恭叔尚氣節喜縱橫孫吳術爲山南西道府掌書記進殿中侍御史終嶺南府判官儉亦爲御史讓太子右庶子皆美材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曾祖誥武后時同州刺史簡舉進士宏

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  
顯黜宰相韋執誼為徙它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  
曄之復刺史吐突承瓘為招討使簡皆固爭詣延英言不可狀以  
悻切出為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闕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  
勞賜金紫召為給事中代李遜為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  
至橫恣不檢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  
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即行李脩觀察浙西始請留故  
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進戶部加御史中丞  
戶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  
相多由此進崔羣既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  
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  
簡以親吏陸翰主奏卽關通閣侍翰持之數傲很簡怒追還以土  
囊斃之家上變發簡姦賊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瓘貲七百萬左  
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

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歿視卹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

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廼之子行脩謹淮南杜佑奏署節度府判官府罷召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噉為韋執誼陰劾貶虔州參軍久乃除考功員外郎裴垪待之善擢累給事中李吉甫當國而垪卒不加贈伯芻為申理乃贈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垪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虢州刺史稍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度高嚴善談確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子寬夫寶曆中為監察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攝祠位輕非嚴恭意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若左右丞侍郎通攝俄轉左補闕陳岵注浮屠書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史寬夫劾岵敬宗怒謂宰相曰岵不繇僧得州諫臣安受此言寬夫曰衆劾岵獨臣草狀應伏誅推言所從恐累國體帝謹其言釋之子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為

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衫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羣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使萬詔可後爲東都留守黃巢至分司李璣挈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輒受僞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璣所璣不與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扞賊璣持印還之後廢于家

楊憑字虛受一字嗣仁號州弘農人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游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時歆慕號楊穆許李歷事節度府召爲監察御史不樂輒免去累遷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傲接下脫略人多怨之在二鎮尤侈怙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南姦賊及它不法詔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即臺參訊于時憑治第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末樂別舍謗議頗謹故夷簡藉之痛撻發欲抵以死既置對未得狀即逮捕故官屬推躡簿憑家貲翰林學士李絳奏言

憲所坐賊不當同逆人法乃止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始德宗時假借方鎮習爲僭擬事夷簡首按憑時以爲宜而緣私怨論者亦不與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憑所善客徐晦者字大章第進士賢良方正擢櫟陽尉憑得罪姻支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弃邪有如公異時爲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有負國乎後歷中書舍人彊直守正不沈浮於時嗜酒喪明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疑字懋功由協律郎三遷侍御史爲司封員外郎坐釐正嫡媵封邑爲權幸所忌徙吏部稍遷右司郎中宣武董晉表爲判官亳州刺史缺晉以疑行州事增墾田決汗堰築隄防水患訖息時孟叔度橫縱撓軍治而疑亦荒酒晉卒亂作疑走還京師闔門三年拜兵部郎中以痼疾卒凌字恭履最善文終侍御史子敬之

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入等遷右衛曹參軍累遷屯田戶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尚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敬之嘗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爲癖雅愛項斯爲詩所至稱之繇是擢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敬之祖客灞上見閩人濮陽愿閱其文大推挹徧語公卿間會愿死敬之爲斂葬

潘孟陽史亡何所人父炎大曆末官右庶子爲元載所惡久不遷載誅進禮部侍郎以病免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婿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關時稱有古人節晏得罪坐貶澧州司馬時輿疾上道不自言于邵高其介申救不見聽孟陽少以蔭俄登博學宏辭科補渭南尉再遷殿中侍御史公卿多父行及外家賓客故被慰薦擢累兵部郎中貞元末王紹以恩倖進數稱孟陽才權知戶部侍郎杜



佑判度支奏以自副時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恃與主又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譽望大喪使還罷爲大理卿其後左司郎中鄭欵宣慰江淮帝誡曰朕官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酣飲游山寺而已元和三年出爲華州刺史遷劔南東川節度使宰相武元衡與孟陽舊復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又兼京北五城營田使太府王遂爲西北供軍使持營田不可至私忿恨更請間論列帝怒罷孟陽左散騎常侍明年復舊官盛葺第舍帝微行至樂游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輟不敢治而伎媵用度過侈汰人多指怒之病風痺復改左散騎常侍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康初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崔元略博州人父儻貞元時終尚書左丞元略第進士更辟諸府遷累殿中侍御史以刑部郎中知御史雜事進拜中丞時李夷簡

召爲大夫故詔元略留司東臺改京兆少尹行府事數月遷爲尹  
徙左散騎常侍初中丞黜議者屬崔植而元略謬謂植入閣不如  
儀使御史彈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略果得之植恨悵旣當國以  
元略爲宜撫党項使辭疾不行植奏不少責無以示羣臣乃出爲  
黔南觀察使徙鄂岳久乃拜大理卿敬宗初還京兆尹兼御史大  
夫收貸錢萬七千緡爲御史劾奏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  
從質侍御史溫造以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官人崔潭峻頗左右之  
獄具削兼秩而已俄授戶部侍郎譏謗大興諫官斥元略方劾  
而遷有助力元略自解辨乃止京兆劉栖楚又劾元略前造東渭  
橋縱吏增估物不償直取工徒贓二萬緡詔奪一月俸於是栖楚  
規相位疑元略妨已路故舉疑似蠖深之大和三年以戶部尚書  
判度支出爲東都留守改義成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鉉字台碩擢進士第從李石荆南爲賓佐入拜司勳員外郎翰林  
學士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武宗好蹴鞠角抵鉉切諫帝褻納之

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鉉入朝凡三歲至宰相而石猶在江陵澤潞平兼戶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叶罷為陝虢觀察使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衣是時魯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為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罪久之出為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因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鉉出兵討擊詔兼宣歙池觀察使既平加檢校司空罷兼使居九年條教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賴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荆南二鎮封魏國公龐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湘邀賊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卒官下子沆字內融累遷中書舍人韋保衡逐于琮沆亦貶循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召為永州刺史復拜舍人進禮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戶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曰告麻大霧塞廷中百僚就班脩慶大風兩雹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時王景宗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儒求易定節度沆謂魏博盧龍且相援執不可盧攜專政而黃巢勢浸盛沆每建裁過多爲攜沮抑賊陷京師匿張直方第遇害元略第元受元式元儒皆舉進士第元受以高陵尉直史館元和時于臯墓言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從之督供饋臯墓言得罪元受逐死嶺表

元式始署帥府僚佐累官湖南觀察使會昌中澤潞用兵遷河中拜河東義成節度使宣宗初以刑部尚書判度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戶部尚書以疾罷卒贈司空諡曰莊大中時又有宰相崔龜從字玄告初舉進士復以賢良方正拔萃三中其科拜右拾遺大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問不虛酬定敬宗廟室祝辭皇帝不可云孝第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大臣不於計曰輟朝乃在數日外因引貞觀時任瓌卒有司對仗奏

太宗責其不知禮岑文本歿是夕罷警嚴張公謹亡哭不避辰日故閔悼之切不宜過時又言三品以上官非經任將相密近不宜輟朝詔皆可其議九官遂爲中祠再遷至司勳郎中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數徙鎮卒

韋綬字子章京兆萬年人有至性然好不經喪父鑿臂血寫浮屠書建中末爲長安尉朱泚亂羸服走奉天拜華陰令佐襄陽于頓府數譏諛刺頓橫恣頓不能容薦諸朝三遷職方郎中穆宗爲太子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綬白之帝喜即賜綬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爲俚言以悅太子它日侍太子爲帝道之帝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穆宗立召爲尚書右丞集賢院學士出入禁中怙寵甚建白帝誕日百官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千萬歲壽詔可久之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綬

議格時大臣論啓或未決綬居中助可否九月九日宴羣臣曲江  
綬請集賢學士得別會帝一順聽進位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  
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敕有司祭  
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  
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俄以檢校戶部  
尚書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辭請門戟十二以行又乞賜錢二百  
萬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綬耄而貪不能事軍政綱維  
亂弛卒贈尚書右僕射帝遣中人弔其家有司謚通醜故吏以爲  
言改謬醜不報罷

徐呂孟劉揚潘崔韋列傳第八十五

張趙李鄭徐王馮庾列傳第八十六

唐書二百六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天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族鳥字文成早惠絕倫爲見時夢紫文  
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太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鶻也  
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  
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八以制舉皆甲科  
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冬選判策爲銓府最員外郎員半千數  
爲公卿稱鶻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鶻青錢學士證聖中  
天官侍郎劉竒以鶻及司馬鏗爲御史性躁卜僮蕩無檢罕爲正  
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鶻多口語訕短時政  
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得內徙鶻屬文下筆輒成浮  
豔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  
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噉問文成在否荅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

此人不用無能爲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終司門員外郎薦敏銳有文辭能爲周官左氏春秋初爲顏真卿歎賞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以母老辭不就喪除禮部侍郎于邵以聞召充史館脩撰兼陽翟尉真卿爲李希列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尋僅單騎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杖義威詬羣兇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韋清相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穴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鉤戟之下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寘墳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



諭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憾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頽等拳拳實希一見望許休澹告以安丕踈奏盧杞持之不報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道先生傳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與陳京趙需等論杞姦惡傾覆不當用入對挺確德宗納之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用薦爲太常博士參綴典儀略如舊章刑部尚書閔播持節送咸安公主于回紇以薦爲判官還遷工部員外郎久之擢諫議大夫復爲史館脩撰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建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因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薦改祕書少監延齡必欲以罪斥廢之會遣使冊回鶻毗伽懷信可汗使薦至回鶻還爲監吐蕃贊普死擢薦工部侍郎爲弔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絕域始兼侍御史中丞後大夫次赤嶺被病卒年六十一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

立問至贈禮部尚書論曰憲薦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脩撰初貞元時京師旱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廟樂遷獻懿二祖定太儀位號大臣祔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謂博而詳所著書百餘篇子又新別有傳孫讀字聖用幼穎解大中時第進士鄭薰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中和初爲吏部選牒精允調者丐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卒

趙洵冀州人幼有文天寶時第進士補郾城尉稍歷臺省河南王縉引署副元帥府判官德宗初爲衢州刺史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洵以監察御史爲巡使驗治明諦迹火所來乃宦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治衢不爲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命典吏部選從狩梁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尚書子博宣亦擢進士第藻翰豪邁沈

於酒傲忽少檢陳許曲環辟署於府久不能堪乃誣受吳少誠金  
爲反間數言休咎惑衆有詔杖四十流康州時人寃之

李紆字仲舒始仕爲校書郎大曆初李季卿薦爲左補闕遷累中  
書舍人德宗居奉天孫禮部侍郎選爲同州刺史帝次梁紆委城  
趨行在擢兵部侍郎高邑伯建言享武成王廟不宜與文宣王等  
制從之紆性樂易喜接後進其自奉養頗華裕不爲齷齪崖檢官  
雖貴而游縱自如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它郊廟樂章論譔甚多  
進吏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贈禮部尚書

鄭雲逵系本滎陽父昉爲郾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謦言者遮道  
留昉誅殺六七十人採訪使竒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  
俊毆市人以應昉率衆擊殺之改登州司馬李光弼表爲武寧府  
判官遷沂州刺史諭降賊李浩五千人終滁州刺史雲逵爲人誕  
譎敢言已登進士第去客燕朔朱泚善之表爲掌書記妻以滔女  
泚將朝使雲逵先入奏同府蔡廷玉譖于泚奏貶爲平州參軍滔

代泚將復辟雲達爲判官廷玉與要藉官朱體微它日與泚從容  
言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雲達數漏其語以怒滔故滔論廷玉等  
皆得罪死滔助田悅雲達諫不從遂棄室自歸德宗悅擢諫議大  
夫帝在梁雲達依李晟晟表以禮部侍郎爲軍司馬時時咨逮戎  
略元和初爲京兆尹卒弟方達悖悍結徒剽劫父欲殺之不克雲  
達自劾不能教恐赤臣家詔錮死黔州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世農家子於學無所不通辯論明銳座人  
常屈大曆中劉晏表爲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欽其賢署所居爲  
復禮鄉名達于朝擢偃師尉禮儀使蔣鎮薦爲太常博士專掌禮  
事從德宗出奉天以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爲太子諸王侍  
讀遷給事御史館脩撰帝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  
并召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  
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差兩宮恩遇無比性篤慎至宮殿中語未  
嘗近之不談人短宗族孤孺者皆爲婚嫁然吝吝自持家管鑰世所

譏云卒贈禮部尚書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  
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  
可後入閣帝顧宰相指曰是豈王仲舒邪俄改右補闕遷禮部考  
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為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荆  
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為吏部員外郎未幾知制誥楊憑得罪斥  
去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將直憑冤貶峽州刺史母喪解服除  
為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  
徙蘇州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嘗與民為期不擾自辦  
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召為中書舍人既  
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吾久  
棄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愧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  
西權酒利多佗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  
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三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

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爲出錢二千  
萬代之有爲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卒于官年六十二  
贈左散騎常侍諡曰成仲舒尚義槩所居急民廢置自爲科條初  
若煩密又皆稱其便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辭調長安尉三遷膳部員  
外郎爲睦王等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  
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歟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  
幣者其人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囂猾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  
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  
居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皇太子諸王侍讀對殿中賜金紫服  
進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以散騎常侍召領國子祭酒者再卒  
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庾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光烈與弟光先不受安祿山僞官  
遁去光烈終大理少卿光先吏部侍郎父何當朱泚反又與弟倬

逃山谷不臣賊官兵部郎中敬休擢進士第又中宏辭辟宣州幕府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羣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不可露罷之召爲翰林學士文宗將立魯王爲太子慎選師傅敬休以戶部侍郎兼魯王傅初劍南西川山南道歲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賈入錢京師大和初崔元略奏責本道主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久之逗留多不至敬休始請置院种歸收度支錢乃無逋沒又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再爲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敬休夷澹多容可不飲酒食肉不邇聲色弟簡休亦至工部侍郎





姚獨孤顧韋段呂許薛李列傳第八十七

唐書一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撰吳采祁奉

救撰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遷累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興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今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蒲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孰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坐善宰相常袞出爲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滉表爲推官

擢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召還四遷爲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  
察使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持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  
朝德宗惑之俄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曹文洽入  
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于  
廁爲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寃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  
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邪曰不  
撓臣政臣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  
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  
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謚曰貞初崔位馬少  
微者俱在南仲幕府盈珍之譖也出位爲遂州別駕東川觀察使  
王叔邕希旨奏位殺之復出少微補外使官官護送度江投之水云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  
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竒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  
陰尉辟江淮都統李峘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旣至上疏陳

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心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推剽吏不敢詰官亂

職廢將憤卒暴百揆墮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  
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人之其心顛顛獨恃於麥麥不登則  
易子鮫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  
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  
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慘莫大焉此下陵上替  
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  
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  
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  
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爲和氣矣又言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  
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爲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  
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  
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  
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爲無端之費  
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

悉休其餘以糧儲屣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  
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  
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  
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  
日之義邪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為太祖及據禮條上  
謚呂諲盧弈郭知運等無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  
郎歷濠舒二州刺史歲飢旱鄰郡庸二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  
課加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三謚  
曰憲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  
之性孝友其為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  
聽之專也子即郁

即字用晦由處士辟署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元和中擢右拾遺建  
言宜用觀察使領本道鹽鐵罷場監管權吏除百姓之患不聽  
盜殺武元衡即請貶京兆尹誅捕賊吏因勸罷兵忤憲宗意貶典

元戶曹參軍久乃拜殿中侍御史兼史館修撰坐與李景儉飲景儉使酒慢宰相出爲韶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勣宗初官官歐鄴令崔發雞干下即請誅首惡以正常法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即連疏論執遷御史中丞故事選御史皆中丞自請是時崔晃鄭居中繇宰相力得監察御史即拒不納晃居中卒改他官侍御史李道樞醉謁即劾不虔下除司議郎會殿中王源植貶官即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即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帝遣中人尉諭不許文宗初遷工部侍郎出爲福建觀察使劄發背卒贈右散騎常侍郁字古風始生而孤與即育於伯父汜擢進士第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元和初舉制科高等拜右拾遺俄兼史館脩撰進右補闕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擢翰林學士德輿輔政以嫌去內職拜考功員外郎仍兼脩撰憲宗歎德輿乃有佳晉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棕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俄知制誥德輿去位還爲學士十九年以疾辭禁近

徙秘書少監屏居鄆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有雅名帝遇之厚  
議者亦謂當宰相共以早世惜之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有至  
性聞呼父官及弔客來輒號慟幾絕後舉進士任至尚書丞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尤為禮部侍郎薛邕所器擢上  
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穿獨移文  
嶽神虎不為害御史大夫于頔薦為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  
詣謁授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  
嘗請徙先兆于洛帝重遠去詔遣其子往且命中人護藏葬役歷  
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  
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  
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  
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為東都留守  
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年六十  
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

翰林院直 雋還授同州參軍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善文辭大曆中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比目策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改長安令轉吏部員外郎郎中擢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刺史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疾甚詔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且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愔爲留後召夏卿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辭疾改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負友善雖同游終年不見其喜恒撫孤姪恩踰己子爲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如路隋張賈李景儉等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正卿子瓘字茂弘及進士第仕累



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權往請無間也李  
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為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  
觀察使

段平仲字秉庸本武威人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擢進士第杜佑  
李復之節度淮南連表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石碣落有氣節嗜酒  
敢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羣臣畏帝苛  
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默爾使我  
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振恤平  
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得對粗陳振恤事帝察其意有所  
畜以歸在側未言事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  
它語平仲錯愕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幄後歸趨  
降招之乃得去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為諫議大夫  
憲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跡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  
尚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敢直云終太子左庶子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繁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爲聰明而治愈踈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也故聖王屈己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游京師謁故宰相齊映映嘆曰吾不及識婁郝始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調安邑尉辟長春宮判官李懷光亂河中輒解去論惟明節度渭北表佐其府惟明卒王栖曜代之德宗敕栖曜留元膺自佐入拜殿中侍御史歷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荅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爲同州刺史既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詣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柰何出之李藩裴垍

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  
右未幾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  
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  
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相惡乃除孟陽散  
騎常侍遂鄧州刺史詔辭無所輕重元膺上其詔請明枉直以顯  
褒懲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元應曰觀  
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爲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  
宰相不能奪選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  
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  
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都有李師道留邸兵與  
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  
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東畿西南通鄧虢川  
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趨悍善鬪號曰  
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

宮城詔可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正自將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以疾改太子賓客居官始終無訾言缺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調校書郎辟武寧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諭止前後三輩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數引逆順納即悔謝爲罷兵表爲濠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公王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擢郎中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時風雹害稼帝遣官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官者覆視紊綱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不聽浙東觀察使裴肅諉判官齊揔暴斂以厚獻馱天子所欲會肅卒帝擢揔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爲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

不他虞揔無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且揔本判官今詔書乃言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初無制授尤不見其可假令揔有可錄宜暴課最解中外之惑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於是詔中停帝召謂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邪自表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夏大早上疏言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羣望而天意未荅豈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竊惟天人交感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亡振災爲福又應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役作禁錮當釋未釋負逋饋送當免免之沈滯鬱鬱抑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祐歲弗稔未之間也先是爲裴延齡李齊運涑斥者雖十年弗內移故孟容因旱及之帝始不悅改太常少卿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

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譴訴於朝憲宗詔以是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彊錢未盡輸曷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累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姦臣寢謀今朝廷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俄以尚書左丞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曰憲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掖士天下清議上之弟季同始署西川韋臯府判官劉闢反弃妻子歸拜監察御史歷長安今再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爲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本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

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終宣歙觀察使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擢累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郵傳事叢詔以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爲害體甚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彞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敕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鑿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路遺倚官豎爲姦會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鑿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伏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實未幾復爲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會暴卒帝

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

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諱正有父風寶曆中爲右拾遺敬宗政日僻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司擬進恐綱紀寢壞姦邪放肆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尋加史館脩撰鄭注用事嶺南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輸注爲謝廷老表按權罪由是中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會廷老告滿百日出爲臨晉令文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李讓夷數薦之拜翰林學士日酣飲不持檢操帝不悅并讓夷罷之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公卿間侶侶不干虛譽推爲正人卒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第進士擢累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至



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碭州刺史

李遜字友道魏申公發之後趙郡所謂申公房者客居荊州始署山南東道掌書記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滅騰家曹亡剽劫遜至雋諭利害衆釋鎧自歸觀察使旨限外浮斂遜一不應入爲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閩衝遂爲長戍幾三十年遜署事即停其兵入爲給事中故事天子以畸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時上豈宜限以日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何憲宗悅從之遷戶部侍郎代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唐鄧隋三州投高霞寓得專攻討而遜督襄復郢均房五州賦饋之初襄陽兵隸霞寓者多逃還後霞寓戰賊不勝言爲遜所撓帝欲按狀宰相請置不問下遷太子賓客中人誣之更貶恩王傅久乃歷京兆尹國子祭酒以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時

吳元濟始平治條疏類遜召會大衆申嚴約束明諭賞罰上下皆感畏衆遂安遜於爲政抑彊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長慶初幽鎮繼亂遜首建誅討計不聽詔以兵萬人會行營即日上道先諸軍至由是進檢校吏部尚書未幾徙節鳳翔過京師以疾求解爲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子方立字景業第進士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十餘囚方立刺審其冤悉平貸之累爲池州刺史鉤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云終

### 處州刺史

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痿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瘦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它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順宗立李師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詔諭還

之詞不假借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史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竄定稟詔者亟請解職除京兆少尹會遜被讒建申治之出為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卒贈工部尚書初建為學時家苦貧兄造知其賢為營丐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未嘗治垣屋以清儉稱建子訥字敦止及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為浙東觀察使性疏卞遇士不以禮為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為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汨疾馳去水遂大毀民廬議者薄其材初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穴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邪凡三為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以太子太傅卒遺命葬不請鹵簿避贈諡詔聽

姚獨孤顧韋段呂許薛李列傳第八十七